

你要讓想像力擺動 而進入這片海洋

我常常想
我每個

人都有像
魚一般可
擺動的腰
部，為什
麼不擺動
呢？例如就
像那樹葉掉落的
剎那在風中擺盪是



一種寧靜的舞蹈，這種擺動會將身體最和諧的震動找出來，由於身體和諧的震動，內心最深處的寧靜也會跟著形成；生命需要擺動，有人看到身體的各種擺動很美便把它稱作舞蹈，然而還有一些看不見的擺動是很神秘的，生命不光是靜止不動地

將心擺在那裏，如同死了一樣。

很美的，就像那窈窕的女人扭動著柔性感性的腰是很美的；我常常回到水中讓自己的身體像一尾魚一樣地擺動而不會沉落，我知道當我需要寧靜我也會回到水中，在水中的身體擺動是

據說四百年前在小琉球烏鬼洞死去的烏鬼仔很兇，如果有鄉人煞到，沒有全莊聯合大拜拜三天三夜是不願平息的；同樣的，有人祈求成功來還願，從臺灣請來布袋戲演三天三夜也很多；那拜烏

鬼的新廟據說就是一個住臺南的外地人，因為做生意失敗跑到小琉球來，流連在烏鬼洞附近想要投海自殺，遇見烏鬼救他重新發跡而回來還願蓋的。

我喜歡回到水中安靜自己的心，水是一種美妙的物質，臣服於水便能如魚得水，你對它柔軟它也對你柔軟，你放心將它當床躺下，它也滿溢歡喜將你柔軟托起，水是一種「空無」的物質，一種「無藏盡」的狀態，無色無邊無型無狀，無受想形識，隨時準備化散無蹤又能藏聚力量，水能變成雲變成雨變成霧變成冰變成雪，聚集為河流藏聚成大海，水讓我領悟虛空藏智的力量，無邊無際不斷創新而當下圓滿；當然我目前能夠回去的水只是一座游泳池，不過我的心裡也有一片海洋，我常在我內心的那一片海洋裡盡情擺動自由呼吸，只有回到水中才能感覺到多麼接近那處潛意識的海洋，只有回到水中我不再負荷我的身體，感覺只剩下靈魂一樣地飄浮，我常常在水中大口吐氣吐出「噏」的聲音，感覺自己的身體由腹部深處向外震動，專注地想像如鯨魚般的音傳千里，腦海能銜接上那片無互的宇宙，雖然我的水只

是一座游泳池，但我的千里卻是我內心無限的觀想，如此觀想能讓你的自大消失，這世界不是以我為中心，除非你能銜接上那宇宙，你才能游進池的核心，除非你消失而進入宇宙的海洋，就如同一滴水滴入大海，否則你將無法找到存在的意義，無法找到存在灑下這麼多喜悅，這麼多慶祝在你身上，多到你無法容納而必須去分享，你變成一朵載滿水滴的雲，你必須下雨。

請問小琉球人那拜烏鬼的廟為何這麼興？這麼有名？老一輩的人都答得出烏鬼洞的故事，那是四百年前的一場大屠殺，死的可不只一人而已；原來小琉球人形容的烏鬼，在他們的心中久遠以來同時存在著亦人亦鬼的模糊定義，那是漢人漁夫尚未來到這座珊瑚小島定居之前的故事了，每個老漁夫都會說他阿公在他少年學魚時告訴他，烏鬼是指原居當地的黑色土著，身上長著類似魚鰓的器官，擅於游泳潛水，有船隻經過琉球島外的航道時，常常伺機潛到船下擊破船殼，趁亂奪取財物；有一回英國艦隊上岸來報復，烏鬼族不敵，躲入遍布海岸的珊瑚礁岩洞，拒絕投降，最後英國

人把焦油淋入洞內，放火燒死他們；從此烏鬼由人變成鬼，迷惑著後來上岸定居這處世外桃源的漢人漁夫們。

有一次我在游泳時忽然領悟到在水中專注的一呼一吸之間，那一刻空無的狀態和禪坐靜心時專注於我呼吸我吸氣是一樣的，我也不自覺地在水中冥想，水的朦朧搖晃不確定彷彿讓人回到潛意識的冥想；我在踏實的陸地上隨意以雙腿遊晃，在水中則感覺到專注以靈魂游晃；由於水，你特別能夠意識到那一口氣的存在多麼重要，那一口氣經過你的身、口、意、多麼需要專注，你在水中能夠存在的首要就必須調理順暢那一口氣，人身難得生命可貴，無常迅速命在旦夕，然後你的靈魂才能存在才能思想；我喜歡游泳時輕柔和緩地專注，這是一種人生的姿態，我不喜歡將游泳當作奮鬥，但是可以盡情搖擺。

我喜歡水中飄浮時停滯閉氣失去重量的空無感覺，



紀，我必須時時躺回水底，

放下身體的重量。

我猜想著這些漁夫是否曾經在海面上或島上親眼看見且接觸過他們？或者

四百多年來烏鬼們的陰魂一直不散，常常現身讓小琉球人看到，否則單憑漁夫們薄弱的想像，怎麼可能留下一支奇異的黑色種族亦鬼亦魚、不可思議的精彩傳說。

據說後來發現這些鐘乳石洞穴的漁夫，還在裡頭找到石桌石椅以及西方的銀湯匙等寶物，洞穴大得可以住得下幾百人，裡頭四通八達，從東邊進去可以從西邊出來；可惜幾百年來已經遭土石



掩埋傾頹。

我又想起在游泳時恍恍惚惚的輕無感，失去身體的重量，失去地心引力，令人想起的，再也不是唯一的已經失去身體的死亡狀態；你可以放下身體，但不可失去靈魂；你可以放下身體，但必死亡；你放下一切，得到自由嗎？我是相信有靈魂的；太空人在外太空失重的狀態下，像一片羽毛般地飄浮，是否可以感覺到靈魂自由的重量呢？我們在游泳時被水托著失重的感覺有時不剩下靈魂般自由地飄浮著？為何我時時有想躺回水裡的欲望？是血液裏渴望自由的衝動讓鯨豚回到深藍的海洋嗎？

這一切的源頭都是來自內心那種渴望著什麼的衝動吧！衝動什麼呢？我常常做著飄浮的夢，我常常為什麼不是飛翔呢？也有人說大腦皮質的飄浮記憶，來自遠古時代人類外太空的祖先，乘著飛碟在星際間尋找綠色星球的飄泊歲月，同樣是無重力的狀態；我想我能分辨清楚在空中飛翔或者在水中飄浮的感覺；水不一樣，水是具體存在的空無，充滿重量、色澤、光影、氣味、音聲的空無，空無往往存在於水中但不全是

水；有時候我飄浮的夢裡充滿了寧靜晃漾的藍色琉璃光，有時候妖魔鬼怪五彩繽紛绚丽耀眼，有時候螢光蟲多得像天際的繁星，有時候金光銀影、千絲萬縷、暖人心房，有時候昏沉灰黑、暗墨無光、冰冷沁涼，有時候暴風巨浪後一隻大魚把我吞了，什麼也沒有啊！我知道那是鯨的靈魂帶我潛入腦海的深沉意識裡去了，那時的我便深深地真正沉睡了；我常常希望像鯨魚一樣潛入深海，也許是我的潛意識裡有鯨魚般的聲音告訴我若能沉沉睡去，不想醒來好一陣子。

我曾在海岸上的烏鬼洞以及鄰近的美人洞觀察此處的珊瑚礁地形，發現的確有如傳聞中所說的奇岩怪穴錯綜複雜，既使在現代仍然容易脫逃躲藏，尤其是典型的俗稱龍蝦洞的海蝕溝穴，四處延伸突出於海浪之中，只要會潛水，從此處出入海岸不易發現。

這也是誘引我來到小琉球的原因；我嚮往的是傳說中的烏鬼曾經是一支活生生的種族，繁衍過足夠的人口；只要曾經在小琉球這處四面環海的島嶼環境中生存過足夠久的時間，人口不致低於

生物學上絕種的最低數目，朝特定方向演化是有可能的；譬如說生存在臺灣菱角田的特有種水雉，數目已經不超過五十隻，隨著菱角田面積的日益萎縮，既使族群數量經由保護不致下降，如果基因來源過於封閉，導致近親交配等問題，沒有人工復育或盡快在野外幫助牠們恢復最低族群數目的話，在生態學上也已經等同絕種了；相反的，如果在族群上維持基本的安全數量，孤島隔離使得基因交流處於較封閉的狀態，再加上物競天擇的環境，烏鬼族發展出擅於潛水的體質，能夠遠離海岸去襲擊過往的船隻是有可能的。

飄浮的記憶！人類的潛意識還記得生命形成的初始是飄浮的，飄浮在母親的羊水中，用鰓呼吸，那種記憶深藏於遺傳基因中，放在無盡的潛意識裡？

我常常在飄浮的夢中向上仰望，目光隨著我吐出的氣泡形成的銀白色珠串，亮閃閃地向天際飛翔；那些氣泡在水中形成的柔緩姿態多麼高貴優美，每一顆都是眩目耀眼的珍珠，為何要迫不及待回到它們原來的存在之處，然後形消無蹤呢？原來我站在柔軟的水底，我所看

見的天空是一片銀光晃漾的寧靜水幕，那片天空離地不遠，上面有我需要的氧氣和我不再眷戀的陸地，要不是需要嚙下一口氣，我不想再飛回那片天際。

但我又捨不得那片水幕上銀色的光明，有時候黑夜來臨，海面幽暗無光，閉鎖的恐懼隨之而來，生不如死，我像一隻無骨的章魚噴吐著水流倒車前進，只要有一點點的光明，不管危機如何起伏，我都會慌亂地趨之若鶩，欣喜發狂；我知道那是光明的詭計，天幕外有

漁人垂下一盞誘魚燈；明明那是致命的吸引，我卻不由自主地游靠過去，我寧可死也不要被幽閉折磨。

根據琉球鄉公所的官方說法，烏鬼洞的主人是荷蘭人據臺時代從台南逃脫的黑色奴隸，這種說法薄弱而牽強；琉球人普遍皆知在島上的最高點，有處番仔厝的地名，鄰近海岸的烏鬼洞，早期時常可從那處遺址中翻找出陶壺碎片與石刀石斧，證明此處在漢人來到之前曾有過其他種族的聚落存在；歷史上的考據有一種說法則模糊記載著，島上曾經住過矮黑人，而我在不斷追查的過程中也發現，台南海岸蕭壟社的西拉雅人口傳歷史，曾經述說出草到西南方的一座叫吐銀的小島，和島上善泅的土著交戰過；只要能夠推測出他們曾經是一支能夠繁衍生命，延續種族的部落，演化的奇蹟就有可能；而代代的口耳相傳，雖然沒有人能確切指出，他打漁的祖先曾經親眼見過烏鬼這一隻黑色種族，但對於烏鬼長鰓的言之鑿鑿，卻使我相信，漁夫的祖先曾經看見過他們。

我終於明白，每當我看到那些海中的大魚活跳跳地被抓回港口丟上岸，躺在

魚市濕滑的地板上待價而沽，艱難地把嘴盆一張一合吞著空氣，靠著鰓蓋僅剩的一點點水份來溶解空氣中的氧氣，勉強地撐持著濕涼的一口氣等待死亡，我就有一種難以言喻的空息感，感到口乾喉燥、呼吸困難，我可以感受到那種苟延殘喘，想死死不了的痛苦；原來那種鰓的演化記憶還殘存在我的腦海裡，漁人為了讓魚活久一點保持新鮮，常常會將那些待宰的活魚蓋上一層濕布，以維持鰓蓋的濕潤，殘忍地不讓魚結束呼吸，解除痛苦，只要還有一點點水，那些魚仍會張大著嘴，吞下每一口氣，彷彿這是生命很無奈的一口氣，只要一息尚存，生命便叫你無法拒絕去吸它，無法拒絕活下去；我最怕看見上岸的魚生死由不得自己的窘境，要是那鰓蓋上的水份越早散盡了也好，這條魚也就終止呼吸解脫痛苦，我無法忍受口乾喉燥，呼吸困難的折磨，這種難以言喻的空息感想必來自於我體內鰓的記憶。

因此推論，遭到英國艦隊屠殺的烏鬼族，既使有死裡逃生的族人，最後仍將因族群數目過低而慢慢步向滅絕的命

運；重點就在於僅剩的烏鬼部落苟延殘喘的時間拖了多久？這期間是否剛好是漢人漁夫來到這座小島捕魚，撞見這群為數不多的奇異人種，而留下關於他們身上長鰓的傳說之時？在大屠殺中有少數人逃過一劫是極有可能的，但並不表示這一小撮人能夠繼續種族的繁衍；我猜想後來上岸定居的漢人同化了這些長鰓的黑人，或曾目睹其自然消長並且口傳了烏鬼族慘遭屠殺的歷史，否則晚到的漢人如何去想像銜接這段他們未曾遇上的故事？單靠洞穴的現場，便能憑空想像出黑色有鰓的人種這樣傳奇的故事？至於近年來有人看見鰓人這個不可思議的傳聞，則是我極欲揭開的謎題：難道他們僅剩的族人最後逃入大海，足夠讓族群繁衍維繫了下來？

生命的源頭想必梭游潛浮在靈魂深處那一片神秘的潛意識裡，想像的力量由此發出無所不能，願力

所及之處生命便能抵達；有時候我突然變得清醒，心想若是我絲毫不曾想起大海中有這麼一個迴異我人生路途的生命，鰓人是一種對照嗎？♥

